

312960

漢堡的風暴

〔德國〕維·奧·路德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2732-21
604

312960

27
6/6

漢堡的風暴

文 澤 李燦茂譯

琛墨曼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台爾曼於 1923 年領導德國漢堡工人起義的故事。作者通過兩個少年的遭遇，把這一個暴風雨般的年代裏的情形——人民的苦難、反動派的兇殘以及工人階級在台爾曼領導下的英勇鬥爭，一一生動地介紹了出來。

本書是我社已出版的孩子和英雄一書的姊妹篇。

W. Meinck

DER HERBSTSTURM FEGT DURCH HAMBERG

Der Kinderbuchverlag, 1954

漢 堡 的 風 暴

維·曼 克 著
文 澤 譯
李 燦 茂
琛 墨 曼 繪圖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字第貳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※

書號：譯0156 (初中)

開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7 2/7 字數 135000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45000 定價 (4) 0.55 元

原作者爲中譯本寫的序

德國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以後，德國開始了一個尖銳的階級鬥爭時期。德國的工人給了他們的壓迫者幾次狠狠的打擊——這些壓迫者依靠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右翼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幫助，正打算重新鞏固他們的政權。領導工人們的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底成立的年幼的德國共產黨。

在這個鬥爭時期裏，漢堡的工人有着特殊的光榮，他們爲了給全德國發出革命的信號，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舉行了起義。領導這次鬥爭的是台爾曼〔註〕。

三百名工人出其不意地襲擊了二十個警察派出所，奪取了武器，用這些武器向配備齊全的、佔優勢的警察部隊作戰。警察部隊企圖用擲彈筒、裝甲車、砲艇和機關槍來鎮壓工人們的反抗，但是都白費了氣力。勞動人民，甚至小商人都支持這次戰鬥；小商人當時也像工人一樣，受着國內外帝國主義造成的通貨膨脹的痛苦。在十二分鐘到十五分鐘內，戰鬥最激烈的地方都築起了街頭防禦工事；婦女們燒飯送給戰士；工人救

〔註〕 台爾曼是列寧和斯大林忠誠的學生，他相信團結一致的無產階級有着不可戰勝的力量。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就是榜樣。——原註

護協會的救護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年輕的女團員救護傷員，做急救工作。易北河畔的漢堡市的工人區進行了三天三夜激烈的戰鬥，可是一直得不到德國其他工業中心，魯爾區〔註一〕和德國中部的消息。這些地方的工人，不知道是和漢堡的工人一樣拿起了武器呢，還是在最後關頭被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所阻撓，沒有進行戰鬥？這是台爾曼和其他幾位起義的領導者所感到苦惱的問題。在第三天晚上，台爾曼得到了消息，才知道漢堡工人是在孤軍作戰。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又一次背叛了德國無產階級的事業。

爲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爲將來的鬥爭蓄積力量，漢堡工人安然地撤退了。台爾曼事後在紅旗報〔註二〕上，寫下了下面一句關於漢堡起義的話：

“他們堅持了三天三夜。他們進攻，他們陣亡，他們撤退，但是他們沒有投降。”

漢堡工人的鬥爭雖然不是以勝利結束的，但是它加強了全德國工人的信心，而且使工人階級的政黨獲得了革命鬥爭極寶貴的實際經驗。人民更信任共產黨了，尤其是在漢堡。

庫德爾和費傑，這兩個十三歲的工人的孩子，是這部書的主角。他們盡自己的力量幫助親屬朋友，還決心做像弗利茨那樣的人——他是庫德爾的十八歲的哥哥，曾經冒着生命危險去消滅敵人的裝甲車，因此

〔註一〕 魯爾區是德國重要的重工業中心。這裏的工人有光榮的鬥爭傳統，一九二〇年也爆發了武裝起義。

〔註二〕 紅旗報是斯巴達克團（一九一七—一九一八）和德國共產黨（一九一八—一九三三）的機關報。一九三三年以後，該報轉入地下。

受了重傷。

此後幾十年裏，德國人民所走的道路是十分崎嶇和艱苦的；直到紅軍戰勝了法西斯，才把帝國主義從德國的一部分土地上〔註一〕趕跑。

就在這相同的時期裏，中國人民也經歷了艱苦的和犧牲重大的鬥爭。在毛澤東同志爲首的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，中國的勞動人民從他們的壓迫者手裏解放了自己的祖國。中國也和德國一樣，受到蘇聯兄弟般的幫助。

在過去的革命鬥爭裏，德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建立了真正的友誼的基礎〔註二〕。現在世界帝國主義還沒有徹底打垮，在我們的國家裏還有許多重大的任務要解決。我希望這部回憶漢堡工人三天三夜英勇鬥爭的書，對正在爲自己人民的幸福而鬥爭、工作和學習的中德兩國少年兒童和青年進一步的友好團結，能够有一些貢獻。

維·曼克

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於昆明

〔註一〕這裏說的是德國東部。蘇聯戰勝了法西斯以後，德國人民在東德建立了自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；至於西德，現在仍然在美國的佔領下，變成了美帝國主義侵略別的國家的軍事基地。

〔註二〕一九二七年，廣州工人受蔣介石軍隊鎮壓時，漢堡的無產階級舉行了一次強大的示威遊行。領頭的就是漢堡起義時在街頭堡壘上作過戰的工人，他們打着這樣的標語：“漢堡工人向不朽的廣州戰士致敬！”——原註

主要人物表

- 台爾曼** 德國人民偉大的領袖，漢堡起義的領導者。
- 費傑** 十三歲，本書的主角。是庫德爾的好朋友。
- 庫德爾** 十三歲，本書的主角。他和費傑一起，勇敢地幫助起義的工人同志。
- 布連傑** 庫德爾的爸爸，漢堡起義的戰士。
- 弗利茨** 庫德爾的哥哥，十八歲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，曾冒着生命危險去消滅敵人的裝甲車，因此受了重傷。
- 安妮** 弗利茨的女朋友，十七歲，是漢堡起義的勇敢的通訊員。
- 奧斯華** 費傑和庫德爾的教師，漢堡起義的戰士。
- 貝爾斯** 釀酒工人，漢堡起義的戰鬥隊長。
- 彼德生** 共產黨員，領導工人遊行示威，動員工人支持漢堡起義的鬥爭。
- 魯狄** 漢堡起義的勇敢戰士，在作戰中犧牲。

“他們堅持了三天三夜。
他們進攻，
他們陣亡，
他們撤退，
但是他們沒有投降。”

——台爾曼

目 錄

原作者爲中譯本寫的序

主要人物表

第一部	1
藍色的牛奶罐	1
飢餓	25
台爾曼	40
在亭子裏的談話	51
槍	58
爸爸被捕	62
在警察派出所裏	87
連水都不肯給	92
第二部	96
前夜	96
突擊警察派出所	106
街壘	115
安眠吧，魯狄	124
屋頂上的射手們	131
在內城	145
安妮	151
十月二十四日	159
在席夫拜克區	170
市郊	187

第一 部

藍色的牛奶罐

陰沉的天在下着塵埃般的濛濛細雨。庫德爾提着他的藍色牛奶罐，站在人行道的邊沿，沉思地注視着這條用圓石頭砌成的路面。那些石頭發出來的暗淡光輝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爲了能够更好地看清那些圓石上的水珠，他把身子彎得更低一些，甚至蹲了下去。

雨下着，下着，老是沒個完。一個穿着黃色駱駝絨大衣的男人大踏步走上前來。“討厭的天氣，”他一面嘟囔着，一面擺動他那短胖的腿，朝着庫德爾急步走過去，走過他身旁時，挨得這麼近，幾乎被那個藍色牛奶罐絆了一跤。

“喂，蠢東西，別把罐子攔在路當中！”

庫德爾抬起眼來看了看這個胖子的臉。胖子兇暴的吆喝聲一點兒也沒有嚇着他。吸飽了血的臭虫！他一面暗地裏罵着，一面仍然自顧自地蹲在街石上。

那個胖子穿着貴重的大衣，跟街旁那些灰色的、骯髒的出租樓房十分不相稱。這時候他已經匆匆地走了。

“奸商，”庫德爾在他背後低聲地罵。

突然庫德爾跳了起來，提起他的兩公升大的罐子，不慌不忙地走了。罐子猛烈地掄來掄去。他有的是時間嘛，而且多的是！每當走過漢堡街頭的時候，對一個像庫德爾（他在一年以前才跟父母從德國中部搬到這個港口來往）那樣的人來說，是有許多許多吸引人的東西的。在這時候迷住了他的是那些路燈柱。庫德爾每逢走過一根鐵的燈柱，就往上跳一次，一次比一次跳得高，想達到燈柱高處的花紋。這是一樁很有趣的遊戲。他這樣一直跳下去，直到他打算轉變到一家大眾食堂去的時候，

發生了一樁不愉快的事
情爲止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當庫德爾打算最後來一次“虎躍”時，把罐子甩脫了手。那個罐子狡猾地滾到車馬道上，跳着，響着，滾到一輛汽車那兒去了，直到被汽車的右後輪軋扁了，才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。

汽車司機從窗口探出頭來咒罵。庫德爾垂着雙手站在那兒；他還完全不知道，怎麼會突然發生這麼一回事，嚇得睜大着眼睛，一動也不動地呆視着那塊藍色的長方形東西，這東西剛才還是一個牛奶罐訥！

“怎麼啦，孩子？”一個披着黑圍巾的女人對庫德爾彎下身來，她那

顯出憂慮和飢餓的臉上，有一種親切的、母愛的表情，這種表情給了這個孩子一種力量，使他恢復了理智。

“那兒……我的罐子！”他低聲說。“我本來要去給爸媽拿飯的……可是……”

他說這話的時候，已經明白自己闖的禍十分嚴重。不過行動的力量馬上又在他身上覺醒了；因為庫德爾是不會這樣容易被征服的。他想：我一定要有一個罐子。現在——馬上要！

可是他該從哪兒弄一個罐子來呢？許多念頭在他腦海裏翻騰着。

那個女人還站在他面前。她把手攔在庫德爾瘦小的肩膀上。“我們怎麼辦呢？”

“一個罐子，”庫德爾堅決地說，“我一定要弄一個新罐子來。”

“我的天，一個罐子至少值二十萬馬克呢！”那個女人彷彿是在對自己說話似的。一束灰白色頭髮落在她臉上，她匆匆地把它掠到頭巾後面去。

這時候，有一輛流綫型轎車幾乎無聲地從他們兩人身旁馳過。在這個淒涼的環境裏看來，這輛轎車就像是從別個星球上來的怪東西。司機是一個黑人，他用黑色的大手緊緊地握住乳白色的駕駛盤，注意着街道。在車子裏面柔軟的椅墊上坐着的是一個老人。

雖然庫德爾的腦子還一直在牛奶罐上打轉，但是他對那個男人的臉卻有個深刻的印象。這是一張粗暴的、冷酷而兇惡的臉。那輛外國人的汽車已經彎入最近的街角去了，那個女人和庫德爾還一直瞧着那個方向。

“這種人有的是美金，”那個婦女非常憎恨地說。“改變改變就好

了……我的天!”

庫德爾想，要二十萬馬克吶！二十萬馬克！我必須趕快弄一個罐子來，否則就不能在大衆食堂買到食物了。那會發生什麼事呢，這簡直不能想像。家裏一點麵包也沒有，而爸爸、媽媽、格麗特和弗利茨正在痛苦地等待着。想吃一些稀薄的菜湯呢。

“我也只有這一個罐子，”那個女人難過地說，把一直藏在大披肩下面的舊罐子提起來給庫德爾看，那上面凹凹凸凸的。“回家去吧，我的孩子，叫你媽媽隨便給你一個罐子好啦。去吧，這一定不要緊的！”她還鼓勵地推了一下庫德爾的肩膀，接着便拖着疲倦的脚步走了。

但是庫德爾決定無論如何不回家。他還有三個鐘頭的時間；那兒等着許多男人、婦女和孩子，排成很長的隊伍，分發食物給他們是要這樣久的時間的。

現在他想起了一個好主意。他一定可以辦得到。他不是可以同他的朋友費傑到後院去，在垃圾桶裏找些舊瓶子來嗎？對呀，費傑一定會幫他的忙。庫德爾再向那個軋扁了的罐子瞧了一眼，接着就飛快地轉一個身，像小獵狗似地向街那頭奔去，一口氣跑到費傑住的屋子前。把四個手指插進嘴裏，舌頭像圓筒一樣捲了起來，吹起唢哨。他吹得這樣響亮，連他自己也感到十分驕傲和驚喜。可是住在這屋子裏的人，特別是斯圖姆太太和她的女兒，對這尖銳的唢哨很不滿意。所以今天她們也從窗口探出頭來，向這個穿着破舊的、單薄的水手服，正站在方形後院裏吹唢哨的人哇啦哇啦地罵了起來。

細雨已經把庫德爾全身都打濕了，可是他現在並沒有想到這一點。他又響亮而尖銳地吹了一次唢哨；如果費傑在家裏，他一定聽得見這個

信號，於是庫德爾在過道上等候着。

費傑手裏提着木屐，從四層樓上急急忙忙地跳着下來。他的朋友庫德爾已經發出求救的信號了。他可真會吹噓啊！只是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。他再使勁一跳，已經站在最下一層的樓梯上了。正好跳到斯圖姆家門前，他把木屐甩脫了手。真倒霉！這雙木屐很響地骨碌骨碌滾到最後一級樓梯。費傑飛快地跑下去，跑得那麼快，差點兒絆了一個筋斗。

伊爾娜罵道：“野孩子！”她又罵了一句，可是費傑沒有聽懂，他已經拾起木屐，跑過院子去了。

“出了什麼事，庫德爾？”費傑鼻子上的五粒雀斑，顯得比平常更加清楚了。當他興奮和好奇的時候，這些雀斑總是這樣的。他現在已經站在朋友面前，他的身材比庫德爾矮幾公分，可是肩膀却比較寬些，身體還要強壯些。對了！費傑強壯得就像一個巨人，活躍得像一個噹噹響的陀螺，而且總是有滿肚子的計劃。這樣的朋友是不容易得到的，而且他又多麼可靠啊！至於庫德爾，剛才幾分鐘裏他還挨着凍，垂頭喪氣地站在大門口，可是一瞧見朋友那黃頭髮的腦袋，生活立刻又顯得愉快和明朗了。

“喂，出了什麼事啦？”費傑追問。“瞧你，凍得像隻麻雀！”

“倒霉！費傑，我的牛奶罐給車子軋壞了！”

“你一定又去買飯了，是嗎？爲什麼你們的弗利茨不去呢？是不是他太嬌養了，不值得去做這件事？”

他說完了這話，瞧見庫德爾嘴唇凍得發紫，就把話岔開了。“那末好吧，我們怎麼也得弄個罐子來。”

費傑在考慮着。費傑考慮的時候，人家一看就看出來了。

庫德爾總是覺得費傑眉毛上邊的一小束頭髮彷彿在動着，好像這後面藏有許多大胆的、冒險的思想。不過費傑說什麼，就一定做得到。只有他那個“南太平洋的事情”，要人家一再勸阻，他才肯放棄。原來費傑在柏林畫報上看見了淮基基〔註一〕海濱棕色乘風破浪者〔註二〕的圖片，就要求庫德爾跟他一道逃走，乘任何一艘船到南太平洋去。可是他們在港口只能游蕩，這真是糟透了。所以庫德爾根本不願意再同費傑到那兒去了。不過在別的事情上，只要費傑一打定主意，事情就能辦到。

“不，家裏沒有牛奶罐，”費傑說出心裏考慮的話來。“而且你自然每天都要用……”

“一個新的要二十萬馬克呢！”

“這麼貴！”兩個孩子站在屋子門口，雙手插在口袋裏，皺着眉頭。

雨還是不停地飄下來。多麼惱人的天氣啊！不過一個人碰到要解決一樁這樣嚴重的事情，他就會忘記下雨，忘記街道，忘記汽車，忘記那些撐着像菌一樣的雨傘、匆匆走過的行人的。

“我們可以去拾些馬糞。拾滿了一車子送給顏斯爺爺，他也許會給我們二十萬馬克。”

“可是我們在三個鐘頭內找不到那麼多。我想，在垃圾堆裏也許有舊瓶子……”

“嗨，好極了！”費傑興奮地說。“我們馬上就去吧！”他已經穿着木屐跑開了。

庫德爾在他的後面喊：“我們得帶個口袋啊！”

〔註一〕 淮基基是馬來亞的一個小島。

〔註二〕 指當地土人，游泳游得非常好。

費傑得意洋洋地擺擺手。“來吧，到我們的小屋裏去……”

對呀！他竟沒有想到這點！庫德爾用右手捶着自己的額角，拔起他那兩條強壯的長腿，就跟着費傑跑起來了。

“小心——噓！”費傑抓住庫德爾的胳膊，向四周瞧了一瞧。但是，在這樣的天氣，附近是不會有敵人發現他們的秘密的。他們前面是亂七八糟一片有刺的灌木林，林子後面就是像條灰色帶子一樣的奧斯特白克運河。

費傑把幾根樹枝彎到一邊，打開了一條秘密通路。“呀，濕極了！”他咒罵着，可是仍舊爬了進去。庫德爾凍得要命。不過他們越往灌木林裏鑽，越覺得暖和起來。

已經到了最後一段路，他們能夠彎着身子跑了。以後，他們到了一間小屋子前面。費傑掀起用蓋馬背的破舊布做的簾子，做出請人進去的姿勢。

現在他們都躲到了裏面。真是一間漂亮的小屋！這間小屋子是用白鐵皮、裝橘子的木箱板、一張草蓆和一塊棕墊蓋起來的；蓋得這麼嚴密，儘管不停地下着細雨，而且已經下了兩天了，但在小屋子裏還十分乾燥。

“可真了不起，對不對！”庫德爾興奮地嚷了起來。在這一瞬間，他已經把使他苦惱的一切事情統統忘掉了。而費傑呢，他已經在磚砌的“爐灶”旁邊忙碌起來。

“咱們來生個火，”他一本正經地說。

他拿了一些紙、稻草和樹枝，十分熟練地放進爐灶。他藏在兩塊磚頭後面的火柴，已經有點潮了，擦到第十次才點着了火。現在一些小小

的火舌升了起來，像磷火一樣跳躍着，不過總是不肯變成明亮的、熊熊的火焰。

“下面不通風。”費傑說對了，因為他剛剛說完這句話，就被濃煙熏得嗆起來。

庫德爾眼淚也流出來了，他爬到爐灶洞口，向裏面吹氣。稻草終於燒旺了，燒着的樹枝發出畢剝的聲音。熏人的濃煙已經慢慢從許多裂縫和小洞口散走了。

現在小屋子裏可舒服啦。費傑和庫德爾坐在他們的“固定席位”上，這位子是用稻草和一個舊沙發墊子做的。他們坐在那兒，長久不作聲地凝視着那堆火。他們都感到十分舒服。費傑連身也不轉，就用右手向背後摸索着，拉出向顏斯爺爺買來的，幾乎有一公尺長的長煙管，把煙嘴插進嘴裏。他打開生鏽的煙斗蓋，用拇指壓了一壓煙斗，然後又拍的一聲把蓋子蓋上，做出吸煙的樣子。現在他又在幻想了。

“你瞧見了嗎？”他像一個印第安人的聰明老酋長一樣，用低沉的聲調說，“要是那時我們到太平洋去的話，我們現在可躺在淮基基海濱的椰子樹蔭下了……”

火堆散發着令人挺舒適的暖氣。雨點輕輕地叩打着白鐵皮。庫德爾可並不歡喜跟他的朋友一樣，去做冒險的夢。

費傑又裝出已經從煙管裏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的樣子，昂起頭來，對着屋頂噴了一口氣。然後，他繼續說：

“……可是我們得去收集舊瓶子了，好讓你再弄一個牛奶罐來……”

費傑就是這樣的，儘管他在沉思默想，可是不會忘掉最急迫的任務。庫德爾感到不安起來。因為這時候，他幾乎忘記了為什麼要爬進這